

作家、评论家、编辑家 推荐

1986 全国短篇小说 佳作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Zuojia Pinlunjia Bianjijia
Tuijian**

**1986 Quanguo DuanPian
xiaoshuo Jiazuoji**

作家、评论家、编辑家 推荐

1986

**全国短篇小说
佳作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修晓林

封面设计：陆震伟

作家、评论家、编辑家推荐

1986年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插页2 字数 246,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800册

ISBN 7-5321-0030-S/1.16

书号：10073-3901 定价：2.25元

出版说明

一、我们每年编选、出版的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今年，我们改变编选方式，特约请作家、评论家、编辑家推荐自己最喜欢的短篇佳作，并撰写赏析文章。这样，读者既能读到小说佳作，又能提高文学鉴赏水平。

二、虽然是个人推荐，但由于推荐者各处在不同岗位，对短篇小说创作颇为关心，因此本书仍比较全面地反映了1986年度短篇小说创作的新的收获、新的拓展。当然，因为邀约的人数有限，不能将所有佳作一一收选。几个人同时推荐一篇文章，赏析文章均予收录，读者从这些风采各异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既相同又不同的独特艺术审美眼光。

三、本书共收选十七篇作品，篇目按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 录

铁 凝	灯之旅·····	曾镇南推荐 (1)
小 楂	留美故事·····	江曾培推荐 (13)
汪曾祺	桥边小说三篇·····	顾 骧推荐 (31)
李贯通	洞天·····	崔道怡推荐 (53)
乔典运	乡醉·····	阎 纲推荐 (85)
苗 月	男人之间·····	周克芹推荐 (109)
邓九刚	人的魅力·····	张兴春推荐 (127)
叶蔚林	酒殇·····	蒋子龙推荐 (151)
邹志安	支书下台唱大戏·····	缪俊杰推荐 (173)
		冰 心推荐
侯贺林	赌注·····	林斤澜推荐 (203)
韩可风	风呜咽·····	韩瑞亭推荐 (209)
刘宏伟	始祖鸟蛋·····	徐怀中推荐 (223)
李 晓	继续操练·····	丹 晨推荐 (245)
		茹志鹃推荐
张承志	辉煌的波马·····	李 子 云推荐 (277)
		玛拉沁夫推荐
刘西鸿	你不可改变我·····	刘心武推荐 (299)
		李士非推荐
李 锐	眼石·····	李国文推荐 (325)
矫 健	古树·····	雷 达推荐 (335)



灯 之 旅

铁 凝

正月里不能没有十五，十五里不能没有灯会。

天一黑傅家峪就点起了灯。高悬在梢门上的天灯照亮了喜庆对联，沿墙根摆下的地灯勾勒出蜿蜒的龟背石街道。然而十五这天，傅家峪人看的不是这些，它们不过是灯会的陪衬。要看灯得上灯场。灯场设在村西口三面环山的一抹平地上。

刚放下饺子碗，人们就在当街传递消息：今年来闹灯的各路花会有十八道。十八道也好，十七道也好，总之一切迹象都表明，今年是要大闹。文家佐的“高跷”，东沟的“跑驴”，西河的“旱船”，东河的“二鬼摔跤”，还有不常进村的“寸跷”、“百叶龙”都要来。

要来就来。傅家峪向来以待客厚道而闻名。今年，窑里还有够出口规格的保鲜苹果；柜里有的是家制多味瓜子；没人把不带“嘴”的烟卷、不带奶的糖摆上桌子。

站在十字街的中年男人，怀里抱着孙子，指点着灯上方那鲜艳的画面，告诉孙子那个穿黄袍的是刘备：那个红脸大汉是云长；那“一口吞个牛尾巴”的灯谜是个“告”字。姑娘们显出一年中少有的悠闲，艳丽的高领毛衣托起她们的下巴，使她们显得格外骄矜、动人。她们嘴对耳朵自在地讲着不能公开的小话，角落里偶尔炸裂出爽快的笑声。小伙子却不多见，他们正聚在大队扮着“大鬼”“二鬼”“头和尚”“二和尚”……傅家峪的高跷会也是远近知名的。外村的“高跷”要来，他们欢迎；闹过客队，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村口响起“二踢脚”，唢呐声咿呀着飘上夜空，鞭炮声也连成了片。来了，来了！各路花会进村了，为首的就是文家佐的高跷会。

十字街的人们兴奋着让出一条窄道，迎候着那红白相间的开路牙旗，迎候着青面红发、高过房檐的“大鬼”。“大鬼”迈着两条丈把长的硬腿笑着、跳跃着一路领先，那悬在门楣的天灯才齐着他的胸，紧跟其后的是头和尚、二和尚，他们故意摇着满头蓬乱的黑发，显示着豪爽和洒脱；俊媳妇和小生步态文雅，互相作着躲避；丑婆子则摇着芭蕉扇，竭力在他们中间散布着阴谋……唯有渔翁清高，只是冷漠地关注自己的渔具，表现出非凡的悠闲和超然。

各路花会汇集在十字街，十字街已变得水泄不通。过十字街，那是进入灯场的关口；过十字街，那是考验各路英豪的关卡。过不去傅家峪的十字街，就没有脸面进入傅家峪的灯场。

“来个小翻身吧!”人们给“大鬼”下了战表。

“大鬼”腰身轻轻一扭,带起两条镢把似的长腿,接着便稳妥地站回了原地,动作完成得干净漂亮。

“来个大翻身!”人们提高了要求,追回正要拔步逃走的“大鬼”。

“大鬼”犹豫片刻,一个大步跨出丈把远,又一个鹞子翻身,两条长腿火轮一般在空中一忽闪。虽然趑趄一步,但还是站了起来。有人喝彩,有人喝倒彩。褒贬皆有。

“给他架上板凳!”这是考验“大鬼”的最高形式了。

有人抬来条凳横在当街。“大鬼”倒退着,选择着最佳起跑点。锣鼓也越发紧密了,催促着他,也暗示着他。“大鬼”犹豫一阵,甩开大步窜向条凳,却又停在了凳前,在凳前捣起碎步。

人们一阵欢腾,尽是倒彩声。“大鬼”庞大的影子在黄土墙上扭动,只看那影子的节奏,就知道他想钻个空子绕开条凳溜掉。人们不让,人们轰赶着他,再次把他轰到起跑点。锣鼓也打出了不常有的点子,象是在数叨他,警告他:难道文家佐的高跷会真要栽到傅家峪不成?

有人把一支点着了的“过滤嘴”扔给“大鬼”,通红的火点在“大鬼”那油黑的脸前狠狠闪了两下,他便开始了第二次起跑。一步、两步、三步……一个三百六十度转体,他跳过了傅家峪为客队设置的障碍。

对“大鬼”的考验就是对一个花会的考验。文家佐的高跷会大摇大摆过了十字街,向灯场进发了。

“旱船”、“跑驴”、“二鬼摔跤”、“寸跷”、“百叶龙”……跟上了,逐一经受了傅家峪对他们特有的考验,也浩浩荡荡向灯场进发了。

最后是对主队的考验，主队压阵。人们对主队的考验更严格，更刻薄。“大翻身”、“小翻身”，那都是小噱头，跳过单板凳，还要在板凳上摆板凳。跳双凳，那才是傅家峪高跷会祖辈传下来的正统。这也就是傅家峪有资格作东，摆下灯场，请来十八道花会大闹特闹的原因。

傅家峪的“大鬼”去年当了兵，现时正在老山。新补上来的“大鬼”过去一直扮着小生，头年练“大鬼”跳板凳时，时胜时负。对于今天能不能成功，傅家峪人都捏着一把汗。

主队拥上来了，“大鬼”的影子铺天盖地。紧锣密鼓伴着他：一个“小翻身”，一个“大翻身”，外加一个“海底捞月”拾烟卷，动作完成得潇洒、利落。跳板凳开始了，一条板凳磕磕绊绊就有些勉强；两条板凳一摆，他便举步迟疑，乱了方寸。

此起彼伏的人声皆是抱怨，只有一人高喊着冲向“大鬼”。他站在“大鬼”膝盖以下，嗓音洪亮地朝上嚷着：“稳住！稳住！还没叫你进灯场哪，就把你吓成这样！”

他摸了摸“大鬼”的腿子，又给他紧了紧绳子，指示他再次回到起跑点上。“大鬼”又作了起跑，又一次失败了。看来今年傅家峪的失败已成定局。人们从眼前的懊丧里，不自主地作着对往年那一次次胜利的回忆。胜利当然紧联着历届的“大鬼”。有哪些“大鬼”为傅家峪争得超越三乡五里的荣誉？人们想得更具体了。比如此时站在本届“大鬼”面前的这个身材短粗、嗓音洪亮的人，他也曾是“大鬼”的扮演者，他叫傅双印。可惜能把“大鬼”的形象和他联在一起的，大多是中老年人。中年以下的乡亲，只能把傅双印和乡干部的形象联在一起。傅双印曾是公社党委书记，乡党委书记。二十多年来，傅双印也和他的乡亲一样，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自己扮演“大鬼”时为傅家峪争得的荣

耀了。

现在傅双印又站在了十字街，因为不久前他已告老还乡，又变成了傅家峪的一个村民。

傅双印在十字街一面为高跷队打着场子，一次次就地给“大鬼”讲着要领，那“大鬼”距胜利者的形象却越来越远了。末了，锣鼓沉闷着，领头的牙旗低垂着，伴着主队朝灯场走去。

傅双印独自立在突然变得冷清的十字街，就象自己犯下了一个错误。虽然没有人追究他的“政治责任”，但他忽然觉得政治里也应该包括着灯会和“大鬼”的胜利。他失掉了去灯场的兴致。

十八道花会聚集灯场，那块三面环山的百十亩平地却没有立刻热闹起来。六百根齐腰高的木桩布成的“卍”字迷宫，要摆上六百只被称作圣灯的灯碗，那迷宫似的“卍”字才能从黑谷里凸现出来。

方圆几十里，人们都在盼着那个时刻：一队穿红棉袄的少女高举圣灯走出灯棚，六百只香油圣灯亮了。在那跳跃的火苗照耀下，你看清了少女们被风吹拂着的黑发；看清了她们虔诚地抿起来的双唇；看清了她们从“卍”字中悄悄退出时的羞涩神情。那时黑暗隐去了，跳跃着的光明把人的巨影投印在幽暗的山壁上，山舞了起来，于是唢呐叫起来了：“大四景”“小五更”；锣鼓敲起来了：“水底鱼”“紧急风”……各路花会进场闹起来了。闹，要拥进那九曲十八弯的灯场闹；在那灯火通明的“卍”字中间疾步、跳跃、奔跑。跳出一身热汗，跳走一身晦气和灾难，跑出一个“卍”（万）事如意。当然也要闹出一个输赢，没有输赢就没有闹的本身。

现在灯场依旧黑着。如同没有太阳就不存在颜色，没有六百只燃亮的圣灯，山谷仍是一片迷蒙。

灯场依旧黑着。各路花会和傅家峪的乡亲在等时辰，等一个人来喊“上灯”！往年他们要等的就是乡党委书记傅双印，那时傅双印就是时辰。今年等谁，人们心里明白：等傅双印的女儿傅巧银。傅巧银头年接替了傅双印。

灯场依旧黑着。人们在等时辰。等虽难熬，却象灯会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乡亲们耐着心。

月亮从山背后升起来了，“鬼”和“和尚”们戴着腿子躺在土凹里抽烟；“毛驴”卧下来嗑瓜子；踩寸跷的姑娘扯起头巾遮住嘴唇；人们从远处那星星点点的地灯里感受到寒冷。“时辰”不到，没人来喊“上灯”。

是谁发现了奇迹，首先高喊起来？人们随着喊声朝村口张望，只见傅家峪的龟背石街里突然冒出一个高大的黑影，晃荡着正向灯场奔来。那不是个“大鬼”吗？傅家峪怎么多了一个“大鬼”？

没有人能从他那抹着锅底黑的脸上认出他的模样，但人们终于辨出他那加长了的五短身材。那是傅双印。

“傅双印来喽！傅双印来喽！”沉寂的灯场一阵欢腾。

傅双印选准一个高坡站上去，仿佛就要高喊出那神圣的旨令了。但他没有喊，他明白自己已不再有那资格。他现在是“大鬼”，是傅家峪高跷会的一员。他一身披挂出现在灯场，是要为傅家峪保住那以往的荣誉。他靠住一棵大树站下来，也被凝结在那漫无边际的寒冷里。

灯场依旧黑着。

傅双印没有立刻意识到往年人们是怎样等他来喊“上灯”的，他只是想到了属于他的那些等待。等指示，等部署，等计划，等指标，等口号，等上级的临场指导，甚至看戏也得等一两位不

到不开幕的人。几个椅子空着，大幕就永远紧闭。

现在傅双印绑着五尺高的腿子，背靠这棵植根于山地的老树，那些“等”的滋味一下都涌上了心头。有着几十年革命经历的他，仿佛就是伴着“等待”告老还乡走回傅家峪的。

他没有勇气去问一个乡亲，过去人们等他来喊“上灯”时是什么滋味。他忽然觉得这些年乡亲们并不是等他来发“上灯”的号令，而是等他回来扮“大鬼”。只有绑上腿子，你才会意识到“闹”是属于自己的。自己的事为什么要等别人发号施令？原来人活一辈子才能明白一两件事情。

傅双印离开身后的老树，大步跨到灯棚前，朝着黑漆漆的山谷，朝着隐没在山间的“𠂔”字大喊一声：“上——灯！”

于是大山泛起了回音，那回音喊醒了每一个山民。

“毛驴”尥了个蹶子跳起来了；

“旱船”悠悠地飘动了；

“头和尚”的梆子敲响了；

“俊媳妇”和“小生”掐掉手里的卷烟，打起了精神……

灯棚里六百只灯碗亮起来，穿红袄的少女排成了队，小跑着把六百盏圣灯送上六百根木桩。

一个灯的世界，一个“万”事如意的世界。

傅双印被裹进了傅家峪的高跷会，人们簇拥着他走进了那个灯火通明的“万”字里。他大声作着鼓动，大步踩出一套套花点。

十八道花会闹到高潮，傅巧银到底来了。她是来喊“上灯”的，然而灯场已经亮了。是谁抢走了她的权力？她茫然四顾。

一个点灯的姑娘发现了她，把傅家峪的“大鬼”指给她看。那“大鬼”正跳跃探在一起的两条板凳。傅巧银认出了那五短身材

的“鬼”，心中一阵委屈。

时间并不久远，傅巧银也曾身穿红袄、手擎圣灯，虔诚地站在山风里和乡亲们一同等过。那时她就强烈地感觉到，被人等待就是一种权力。那时他们等的是傅双印。

她远远站在灯场之外，那从小就熟悉的一切不知为什么竟模糊、生疏起来，眼前那三面冷漠的山谷也仿佛并没有被那六百盏圣灯照亮，只有那五短身材多事的“鬼”在她眼前晃荡。于是她想到了明年，明年她应该拥有这个被等待的权力。

正月里一定还有十五，十五里一定还有灯会。

(《人民日报》1986年2月21日)

作者简介 铁凝，1957年生于北京。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河北省文联专业作家。

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其中短篇小说《哦，香雪》、《六月的话题》分别获1982、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结集出版的小说集有《夜路》、《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铁凝小说集》、《村路带我回家》等。

「这一篇《灯之旅》，才四千来字，却是当今短篇小说中难得的精品。——不，我简直要有点溢美地说是神品了。」



评论家

曹金寿

近两年来，铁凝的短篇小说，数量虽不多，却颇得文坛上识者的珍重——她是越写越精粹、越写越隽永了。在喧嚣庞杂的文坛上，在滚滚而来、泥沙俱下的文字的洪流中，她的短篇小说，是静处一隅、洁枝疏叶的秋树，是突出汇渚、凝重幽峭的孤屿。

这一篇《灯之旅》，才四千来字，却是当今短篇小说中难得的精品，——不，我简直要有点溢美地说是神品了。

文字是惜墨如金、几乎是很难移易的。写得那样朴素、干净、透明，使我这个并不写小说的人也暗暗嫉妒了。有的作者以为，追求凝炼，就不易写得酣畅、舒展。于是就逞才使气、洋洋洒洒起来，漫无节制。这见解是不确的。请读一读《灯之旅》吧。凝炼的语言，在铁凝笔下，一点也不显拘谨、板滞，它仍可以象清纯

的、简净的山泉，作活泼泼的跳动、自如的流转，把生命的喜悦和沉思、生活的色彩和声息，一并带到纸上。

这种语言上成功的奥秘，我想有两个原因：

一是得力于作家的气质的自然流露。下笔时，在生活中酿就、触发的那一份真诚，不可抑遏地排除了一切雕镂和做作，使作家甚至不怎么想到语言的经营，如有神灵之助似的，就获得了那些完全生活化的、饱含感情的语言。你可以想象，作家到乡间的灯会上去了，她被那刚健、闹热、幽默的灯会吸引了，她感受到乡亲们那一份乐生的兴奋和争竞的心气，她还特别细腻地感受到乡间少女们的虔诚和羞涩，于是她微笑了，满心是对乡村的温情。她用眼睛看，更用心灵的眼睛去凝视：灯会深处的东西，一对父女心理上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被她察觉了。这是有意味的。这是重要的。她的直感在提醒她了。就在对傅双印、傅巧银父女的凝视中，她真诚地发现了二十几年历史中深沉的东西，发现了人类心理中“等待”别人“号令”的惰性和渴念“被等待的权力”的习惯，更发现了萌蘖在那个五短身材、多事的“鬼”身上的新的精神因子——对“自己的事”大胆处置、决不等待的自主意识。她微微有些悸动了，悸动中含着喜悦，喜悦中含着几分忧虑。而这一切，都笼罩在一种宁静的、澄明的、淡远的思绪里。这正是铁凝写得最好的时候特有的对生活的真诚的思绪。一旦唤起了这种思绪和情感，那天籁式的语言也就自然涌流了。天籁只是对语言形态的形容。“文章得失不由天”。要获得语言上的天籁境，当然要靠作家自觉地陶冶情感、修养气质，从生活中不断获得滋养。

二是得力于作家“选炼”素材的功力。偌大一个灯会，聚集了十八道花会，纷纭扰攘，目不暇接，你要是身处其境，该怎样落

笔？当然，文人各有妙笔，何况这是渲染乡土风情的好地场，有写得花团锦簇的，有写得光怪陆离的，有显出广闻博识的，有显出恋土情长的，都不难想见。也许还会有观花会而寻根，在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中生发出忧深虑远的卓见的呢？但是，铁凝却似乎略无深意地写她感到兴味、有趣的一切，纯用白描，绝少粉饰，致力于人物、画面的透明感和清晰度。你看，那花会队伍中，“大鬼”、“和尚”、俊媳妇、小生、丑婆子、渔翁……各自的神态是多么富于人情。而对文家佐花会的“大鬼”的“考验”，又是多么风趣、别致、富有氛围气。那人人翘首盼望的“上灯”场面，竟是在想象中预先展现的：细腻、艳丽，有几分神秘的庄严感，带着油画的色彩。——在这些地方，铁凝是绝不肯轻轻放过、浮皮掠草的。考验“大鬼”，她几乎写了一千多字，起伏跌宕，恣肆尽兴；“上灯”情景，她舒展想象，目注神驰，虚写详赡，实写简净，高潮处几乎“淡化”了。开始时你不觉得这是经意之笔，待到傅双印的形象一凸现，你才恍然大悟：写彼“大鬼”被考验，原来是为写此“大鬼”的自我发现；写那想象中的“上灯”之景，原来是为映照现实中喝令“上灯”者的风采。这里并无“选炼”的痕迹，但一切都被傅双印这个失去了“被等待的权力”却行使了自己的权力的“多事者”的形象集中统驭起来了，一切都被这个人物在一瞬间的心理变化和果决行动照得雪亮。咫尺想见万里，瞬间凝结永恒，这就是短篇小说的选炼艺术吧？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句古语中除了含有戒恋栈的恬淡超脱思想外，还含有中国人传统的对“位”的敬重，有戒僭越的自我压抑思想。现在，“不在其位”的父亲傅双印却擅自大喊“上灯”了，“新获其位”的女儿傅巧银就不免“心中一阵委屈”，觉得父亲“多事”，而且悄悄企盼来年的“被等待的权力”了。

这位女儿的这种心理，使小说的内蕴，向更深层漾开了。

这甚至是比父亲的“自我价值”（也算一种“现代意识”吧，虽然双印大叔未必“意识”得到）的发现更有深的意味的。

读者不妨自问一下：父亲与女儿，到底谁“多事”呢？难道喊“上灯”也是一元化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么？

这就叫浅语深衷。浅如清溪，深如偈语：“灯之旅”不长，“心之旅”则悠远矣。

请读《灯之旅》！